

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
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想到茶杯，是因为叫“茶杯”的这个物件很能唤起你对人生世事的一些思想或参悟。

茶杯本身是不能喝的，或说在最终喝茶的目的上，它似乎是无意义的。但是你要喝茶，就不能不用茶杯，此时茶杯对喝茶这一目的上的无意义，开始被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所替代。没有茶杯，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；没有茶杯，茶就只能躺在桌上或地上哭泣而无法站直……在这里，我们初步看到了茶杯对道哲先贤老子“有用不如无用，无用即是有用”简单而又生动的阐释。

茶杯有玻璃的，有塑料的，有紫砂的，有青瓷的，有竹木的，有不锈钢的，有单层的，有保温的，有敞口的，有带盖的，有一手握的，有带把的，有又高又细的，有又矮又粗的，实在不胜例数。但无论哪种外在形式，其本质用途都无二致：泡茶。这就像不管是亿万富翁还是潦倒乞丐，是拥有宝马香车还是只剩破车蹉跎，是啖着生猛海鲜喝着“爱克斯喔”还是咽

茶 杯

着瓜菜杂粮就着“老白干”，其实都是社会生活外在的表现。若剔除这些外在的附加，谁也逃不脱这样的定义：是一种高级灵长类动物，都要吃饭，且都想吃香的；都要穿衣，且都想穿好的；都想有钱，且都想比别人钱多；都想有权管人，且都想手握大权管更多的人……茶杯，正是以这种声色不动的外在，向我们清楚地昭示了人类社会现象与内在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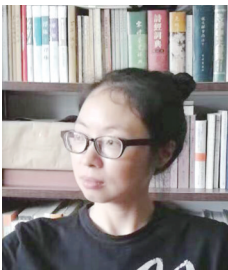
茶杯在实现从“无用”到“有用”的过程中，还一次次将茶在杯中的运动展示给人看，暗示你怎样去做人，怎么去走路。掇掇茶叶，撷于杯里。茶叶尖尖的、绒绒的，蹲伏在那里似在等待什么，又似在呼唤什么。开水注入杯里，所有的茶叶都呼地贴着手头向上浮，往上蹿。但每一片茶叶以及之间大小、干湿、初始位置的差异，却影响或决定了面对同样水的注入，其浮甯的快慢、高度以及在某一层面上把握自己、坚持下去的耐力与后劲。有的叶子一直浮到茶杯沿口，真正是水有多深山就有多高，而且依然毛绒

线气昂昂，完好无损一派挥洒自如；有的叶子猛地一蹿，却被上面的叶子一个反弹，弹到水中央，雕塑般静立在不上不下的一个中间位置，似在思考或总结着什么；有的叶子从没走进茶水的法眼，却自顾闭着眼在那里一上一下地硬撑，十分的斗志里麝满疲惫；有的叶子在水刚冲进杯子的时候略有躁动，但很快就老老实实守在杯底，管尔东南西北风……茶在一口口地喝，水在一次次地冲，最后呢？最后，浮在最高的、静观水中的、挣撑不止的……都一无例外地自觉或无奈地落向杯底，聚向那些不久前在它们眼里还是最无能最没出息的叶子。茶杯，就是这样，以种植物的叶子在水中的“叶生”百态，把人间之微妙，巧妙地演绎给任何一个端起茶杯的人。

荀子说，“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，则智明而行过矣！”挑一个合适你的茶杯，每日冲上三杯茶，细心地领悟体察茶杯以多种方式为你揭示的一些奥妙吧。

武三思，衣领的白米粒

湘霞网视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公元696年，上官婉儿33岁了。从13岁进宫，在武后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20年后，婉儿的阅历、政治经验都日臻成熟，终于取代上一届掌机要，成为武则天的首席秘书。

此时，上官婉儿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位重要男性。武三思。

武三思，生于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，其父武元庆是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后武元庆哥几个得罪了武则天，流放岭南，武三思亦受牵连。又过十余年，武则天不再满足于当皇后，想自个儿开张做皇帝，遂决意培植自己的党羽，接回岭外的亲戚们。侄子武三思亦被其收在麾下。从岭南回京，武三思陆续被授夏官、春官尚书，监修国史，封爵为王。

一个因祖父得罪武则天，导致家族灭门，自己随母没人掖庭为奴，一个因父辈得罪武则天，导致自己随父贬谪岭南。上官婉儿和武三思的幼年际遇可说非常相似。而许多年后，两人几乎同时被武则天召到身边。理由也只有一个，武则天的需要。

多年前，他们的命运遭逢拨弄，多年

后，又一次被改变。也可说，不管之前的家破人亡，还是现在的宫廷聚首，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因缘际会，其实早被注定，都因了武则天这双翻云覆雨手。

而现在，武则天已年过七旬，垂垂老矣。储君之争，如火如荼。竞争激烈的在两派，一派是武则天的娘家人，以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子弟，另一派是李唐宗室。女皇宾天，逝者将永登极乐，不问尘世。而王朝何去何从，不仅是事关国家，也与女皇追随者的命运密切相联。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当年女皇登基，曾经血洗李唐宗室，与武则天帝位紧密捆绑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忘记。因为，那可能就是他的未来。

《旧唐书》载，武三思“证圣元年（695），转春官尚书，监修国史。圣历元年，检校内史。二年，进拜特进、太子宾客，仍并依旧监修国史。”身为掌机要的上官婉儿，参与编修国史，亦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据学者推测，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私情应定于此。

但作为女皇身边的重要人物，上官婉儿和武三思应该相识许久了，却选择

在女皇行将就木时曝出私情，不得不说这私情应有相当比重是出于政治考量。若李家人继承江山，转眼间他们便会变成“前朝旧人”。“旧人”的下场，谁都知道。在这个重要的当口，两个准“旧人”只能选择合作，共同面对李唐宗室。

对上官婉儿而言，如果说太子贤是朱砂痣，只能藏于心口，武三思，却是衣领那颗实实在在的白米粒。

然而，纵然因现实考量而抱团取暖，或也有因命运相似而生出的丝缕情愫吧。本就经历相似，又共同服务于父辈、祖辈的敌人，那些面对女皇时的战战兢兢，那些极细小琐碎的卑微卑贱，那些深刻的不安、疑惧，那些人性中的孱弱、挣扎，两人或都颇为熟悉，看着对方就像照镜子。凡此种种情绪，或也会悄然生长，生出同命相怜、相惜。

只是，这怜这惜，亦只能是羸弱的，甚或畸形的。长在一片庞然的阴霾之下，先天不足，无光亦无水，如同牵在石壁上形状狰狞的枯藤。石本无情，即便牵住也无法生根。可无法生根也罢，形状狰狞也罢，到底也是人心底的波澜。

程三本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我们购买和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一般不看它是什么版本，以为读到的都是“原本”。有的书连《前言》《后记》都没有，更是搞不清楚它的来源了。其实，版本问题是任何一本古籍最基本的问题，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。

《红楼梦》有三个版本系统，一个是印本系统，一个是抄本系统，一个是20世纪“杂烩本”系统。印本即程本，是程伟元与高鹗整理的本子，1791年初次印刷出版，是一百二十回全本。抄本称“脂本”，即书上带有脂砚斋等人评语的本子，已发现十多种。专家认为传世脂本比印本要早，都是20世纪才被发现的，脂本都是残本，一般不超过八十回。“杂烩本”是指由不同专家整理的新本子，有的是以某个程本为底本，有的是以某种脂本为底本，大多是混杂在一起的本子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读到的《红楼梦》都不是“原本”了。

程本有三个版本。最早的称“程甲

本”，是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“冬至后三日”定稿的苏州萃文书屋活字印刷的本子，后四十回是由程伟元搜集而来、高鹗整理而成的，这是《红楼梦》传播二三十年之后的第一个印本。从此，所有的印本都以此为底本，不断地翻印，所以它的功劳很大，影响了后来所有的读者。后人在翻印时，一般不做校改。也有人找到别的手抄本加以校对，改订再印，比如嘉庆年间的“藤花榭本”。程甲本对“原本”（比如“梦觉本”）有大量的删改，改掉了许多“反封建思想”。

后来胡适发现了另一种程本，称“程乙本”，是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“壬子花朝后一日”改定的本子。甲乙二本之间只隔了三个月，可见程甲本出版后卖得很好。经研究发现，这两个本子在同一处印成，版式一模一样，但乙本对甲本有不少改动，一起改了21506字，其中前八十回改了15537字，而且乙本比甲本多出4页2000多字，据说“越改越坏的重要

例子约有120处”。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了胡适收藏的程乙本，这次对程乙本又改了“437处”。1953年和1957年，上海作家出版社出过两部程乙本，对“亚东本”又改了“187处”。

1961年台湾发现一种胡天猎藏本，有人称之为“程丙本”。这个本子是由四十五回的程甲本和七十五回的程乙本混合而成。有人提出，这个本子才应该叫“程乙本”，而胡适发现的“程乙本”更在此本之后，所以原“程乙本”应叫“程丙本”。

现在大家手里“杂烩本”的前八十回大多是脂本的“庚辰本”，后四十回的唯一底本就是程甲本。现在网络上，程三本、各种脂本都能买到，但年轻的父母给孩子们买的“四大名著本”则无一不是“杂烩本”，是各种专家自以为是的研究成果，并不代表原作者的意见。

诗曰：
转身离去意何难，遗世篇章不忍残。
都说自家真本色，石归山下莫看重。